

弘一法師與《格言聯璧》(一)

徐正綸

編按：本文曾於二〇〇五年九月發表於第四九五期《慧炬雜誌》，今年適逢弘一大師——李叔同一百三十週年誕辰紀念，相關單位多有舉辦盛大的慶祝活動，值此殊勝因緣，徐正綸教授特將本文重新修潤增添，共襄盛舉。

格言在弘一大師一生的行持當中，起過重大作用。他從童年起，直至皈依佛門，成為一代高僧，都很重視格言的學習；並經常引之自我反省與惕勵。何謂格言？「格」，據辭書釋義，可解為一定的法式或標準；「格言」即指可以作為人生準則，用以砥礪行為、言簡意賅的短語。這個詞語最早見於《三國志·魏·崔琰傳》，崔琰在《諫世子丕書》中說：「蓋聞盤于游田，《書》之所戒；魯隱觀魚，《春秋》譏之。此周孔之格言，二經之明義。」這說明，早在周代就有格言存在，為聖賢之所述作；當然，發展到後來，凡符合聖賢道德理念、可作為人們行為法式的話語，即使出於一般士人之筆，也可稱之為格言。

一生奉之為「圭臬」

弘一大師生於「詩禮傳家」的官宦門第，童年時期就在長輩的督促下，注意道德學習和實踐，因此他對可以用來規範人們行為的格言，從少就開始認真閱讀。特別對《格言聯璧》一書，他在《格言聯璧題記》中，自稱：「余童年恆覽是書。」一個「恆」字，表明他那時對此書不是唯讀一遍、兩遍，而是經常讀、反覆讀。成年以後，他仍然堅持不懈地研讀此書。他說自己：「三十以後，稍知修養，亦奉之為圭臬。」說明他在三十歲之後，致力於道德修養，就把這本書作為自己的言行準則，更加高度重視，直至皈依佛門，他還是常讀不輟。在他向僧侶演講的

《改過實驗談》中，曾說：「余自兒時，即讀此書，皈信佛教以來，亦常常翻閱。」

當然，弘一大師一生接觸過的格言集，決不只是《格言聯璧》一書。就我們所掌握的資料看，他讀過的類似格言書籍，至少還有明代薛文清的《讀書錄》、清代梁瀛侯的《日省錄》等等。但就其閱讀時間之長，體會之深，獲益之多來說，當以《格言聯璧》為最。對《格言聯璧》一書，大師不僅自己認真讀、照著做，而且還向他的學生、信徒鄭重推薦，要求他們也注意學習，並付諸實踐。

比如，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九日，弘一大師致函在日本留學的原「浙一師」學生劉質平，除向他提出「宜注意」的六條建議以外，還「附錄格言數則呈閱」。在同年寫的另一封信中，又一次提醒他：「不佞（寫信人謙稱）前致君函有應注意者數條，宜常閱之；又格言數則亦不可忘。」這封信中所說的「格言數則」，

其真跡見於《弘一大師全集》九卷〈即書法卷〉的一百三十頁。大師在九則格言之後，還寫有如下跋語：「質平書來，屬書格言。謹舉余近日所最愛誦者數則，書以報之，願與質平共奮勉也。」經查，這九則格言，均摘自《格言聯璧》。從他勸學生對這些格言「不可忘」，並「願與」學生「共奮勉」的文字中，又一次反映了他對《格言聯璧》極為珍視，並努力弘揚推廣。

充分肯定其道德教化作用

《格言聯璧》究竟是一本怎樣的書？這是清代刊行的一本旨在「隨事醒世，有功于世道人心」的格言集成。全書共分十類，即學問類、存養類、持躬類（附養生篇）、敦品類、處事類、接物類、齊家類、從政類、惠吉類、悖凶類。編著者金纓，字蘭生，山陰人，生於清道光、咸豐年間。詳細生平，現尚無法查考。據他在「自序」中稱：平

日「遍閱先哲語錄，遇有警世名言，輒手錄之，積久成帙，編為十類，曰《覺覺錄》。卷帙繁多，工資艱巨，未能遂付梓人。因將《錄》內整句先行刊佈，名《格言聯璧》。」此書于咸豐元年（即一八五一年）問世以後，流傳很廣，「幾乎家置一編」。但在流傳之間，出現各種版本，有的「刊印草率，訛奪滋多」；還有的在刊印時「搭便車」，附刻《勸孝文》、《三聖經》和乩訓、藥方等等，以至「喧賓奪主」。至於各種版本的個別字句互有差異，更不在話下。有鑑於此，清咸豐辛未年（即一八七一年），潮陽人郭輔庭，收集各種版本，悉心校勘，「從其所長，勒為定本」；並對原本進行整理，刪去其原附的銘訓歌訣等，然後端楷書寫，重付精印。弘一大師讀到的版本，是否就是這個修訂本？有待進一步考證。

為什麼弘一大師會如此推崇《格言聯璧》？我們無妨對此書的有關題辭、演講等資料，作

些分析，可以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。從這些相關資料中，我們看到，大師充分肯定了這本書對人們道德修養的重大作用。一九三三年正月，他在廈門妙峰寺向念佛會的信眾演講《改過實驗談》，在講到「改過之次第」的第一條「學」時，他就說：佛門信徒要「詳知善惡之區別及改過遷善之法」，必須「多讀佛書儒書」。若感諸書「浩如煙海，無力遍讀，而亦難以瞭解者」，怎麼辦？他毫不含糊地回答：「可先讀《格言聯璧》一書。」在弘一大師看來，《格言聯璧》濃縮了道德理念的精華，而且文字淺近，明白易懂，因而可以解決人們面對「浩如煙海」的眾多書籍，「無力遍讀」而又「難以瞭解」的困惑。這也就是說，《格言聯璧》作為道德修養的啟蒙讀物，能使閱讀者較易掌握「善惡之區別及改過遷善之法」的知識和途徑，能夠有效地提高自身的道德水準。

然而，值得人們思考的是，



當年有利於人們道德啟蒙的類似格言集，並不少見；為何大師卻唯獨鍾情于《格言聯璧》？筆者認為，這可能因為這本書的內容上具有兩個不可忽視的特色。

其一、從廣度上看。中國的封建社會提倡道德至上，主張以德治國，因而十分重視德教。於是，宣傳儒家有關道德理念的語錄體讀物，歷代陸續出現。特別在宋代以後，宋明理學興起，逐漸統治中國思想領域，類似讀物，更是盛極一時。其中大體上可分這樣幾類：一、「家訓」，如《朱子家訓》、《袁氏世範》等，包含了許多治理家庭、教導子孫的名言警句。二、「官箴」，如汪輝祖《學治臆談》、《佐治藥言》等，從多方面弘揚賢臣嘉宦之道、清官良吏之法，對官吏在執政中如何戒惡向善的諄諄規勸。三、更多的是偏重于加強個人修身養性的訓誡，如洪應明的《菜根譚》，就提升自身的道德素養方面，提出了許多應當遵奉的軌範。這些讀物在當時，以至於今天，都有一

定影響。然而，從前面提及的《格言聯璧》十類內容可以看出，這本書與以上諸書不同，不停留在家庭和官場，也不側重於自我，它所涉及的範疇相對更為寬廣。我們知道，《大學》是儒家的重要經典之一，曾被程頤稱為「初學入德之門」。在這本書中提出了「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的從內到外的「明明德」實踐之路；體現了由個體道德修養到社會理想實現的全過程。而《格言聯璧》的「十類」內容和《大學》上的「八條目」幾乎對應，甚至連前後次序也相一致。如書中的「學問」類相當於《大學》的「格物」、「致知」條目；「存養」類又相當於《大學》的「誠意」、「正心」條目；而「持躬」、「敦品」、「處事」類則是《大學》的「修身」條目的具體化，從中不難看到本書的重點所在。至於「齊家」類，與《大學》的「齊家」條目同名，其關係更無待言。其後的「從政」類，自然也就相當於《大學》的「治國」條





目。因此，不論為民還是為官，治家還是治國，正己還是正人，都可以從中獲得教益。它與以上所說各類道德啟蒙讀物比較，對讀者具有更大的普效性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弘一大師看來，這本帶有強烈入世色彩的讀物，甚至也完全適用於佛門。他在一九三九年為《格言聯璧》所作的題記中，曾這樣說：「或疑『齊家』、『從政』二門，與出家人不相涉；然整頓常住，訓導法眷，任職叢林，方便接引，若取資於此二門，善於變通引用，其所獲之利益，正無限也。」不論地位高低，身分迥異，只要是有志于道德修養的，都能從中獲益。這就難怪此書發行以後，人們爭相閱讀，傳佈很廣。這是本書的特色之一。

其二，從容量上看。《格言聯璧》的作者在說到該書的製作過程時，曾稱：他是在遍閱先哲的有關道德名言警句基礎之上，才開始編著該書。他在這本書中，除了正文以外，還在許多正文之後寫有注文。作者在注文中

引申了正文的觀點，還把先哲的有關論述附在其中；有時一條注文見到的先哲名言就多至四、五則。作者此舉，意在表示該書的正文，正是參考了眾多先哲的論述而提煉出來的。全書附載的先哲名言，有的是無名無姓的，如「古人云」、「古語云」、「古詩云」、「古聯云」等等；但大部分是有名有姓的。據粗略統計，書中指名道姓提到的歷代先哲，有五十餘位之多，其中除孟子、張子（載）、程子（頤）、朱子（熹）等屬於「聖賢」級的先哲外，大多是明清兩代有影響的儒學大家。如《人譜》作者劉宗周（書中也稱劉念台），《了凡四訓》作者袁了凡（名黃），《呻吟語》作者呂新吾（名坤）等等；尤其是書中曾先後十八次提到的陳榕門，據《清史稿》傳中稱：他名宏謀，清雍正進士，累官至東閣大學士、工部尚書。外任三十餘年，所至之處，無論久暫，必究心于人心風俗之得失。其學以不欺為本，曾說：「是非

審之於己，毀譽聽之於人，得失安之於天，三者缺一不可。」卒諡文恭。著有五種遺規，提供了不少修身養性、處事應物的道理和方法。也許因為他有關道德修養的論述，其影響遠不及以上提及的《人譜》等諸書吧，《格言聯璧》作者有意在書中近二十次地反複援引，以提高其知名度。由此可見，這本書的所謂格言，除了作者本人的，還包括歷代諸多先哲的。作者把它取名為《格言聯璧》，這「聯璧」二字，大概蘊含了這樣一層意思。這樣一來，也就大大拓展這本格言集的包容量；一冊在手，既能讀到作者本人的道德體悟，又能讀到古人在這個問題上的至理名言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弘一大師對《格言聯璧》一書，既看重該書的正文，即作者金纓所選著的格言；也十分注意該書注文中引用的大量先哲的警句。他抄寄給劉質平的九則格言中，就有兩則是分別抄自該書「存養類」注文中劉念台的名言，和該書「接物類」注

文中呂新吾的名言。

總之，《格言聯璧》與當時流布的其他道德啟蒙格言書籍相比，不僅具有廣度上的優勢；而且具有厚度上的優勢。這正是弘一大師偏愛這本書的一個重要原因。

對兩棲性文體的讚賞

以上我們分析了弘一大師推崇《格言聯璧》的主題原因和內容原因；但它們尚未囊括其全部。筆者認為，該書的文體特色，也是引起大師興趣的一個重要原因，我們對此不應忽視。

弘一大師在說起《格言聯璧》時，一再提到這本書給他帶來的審美愉悅。他在《改過實驗談》中說自己皈信佛法以來，也常常閱讀《格言聯璧》，「甚覺其親切而有味也」。他在為《格言聯璧》作題記時，還說：「離俗二十一載，偶披此卷，如飲甘露，深沁心脾，百讀不厭。」這裡所說的「親切有味」、「如飲甘露，深沁心脾」的感覺，首先



當然指這本書豐富的道德內涵，使他深受啟迪；但更重要的還在於這本書採用的文體，形式生動，引人入勝。否則，我們就無法理解，他為何在閱讀思想更豐富、更深刻的儒家四書五經時，卻沒有產生這種感覺，也從未作過這樣的品評。

《格言聯璧》採用的是一種被稱為語錄體的文體。「語錄」本來是指對某人言論的記錄或摘錄。此一詞語，最早見於《舊唐書·經籍記》。唐以來，佛教禪宗弟子記錄其師的言談，因所錄者多係口語，不事文字修飾，就沿用了這一名稱。其後，宋理學家的門人也採用此法，記錄其師的論學之語。如程灝、程頤的門

人所編的《二程語錄》等。經過多年發展，它逐漸成為一種文體而廣泛流傳。朱熹的《近思錄》、王陽明的《傳習錄》、王夫之的《思問錄》等等，就都是屬於這種語錄體的著作。當然，作為一種文體，它不侷限於口語的記錄；凡用淺顯平實而接近口語的文字，三言兩語，記述某一具體見解或片斷觀念，然後彙集成文（書）的文體，大概都可算是語錄體。從這個定義上來理解，《格言聯璧》的文體，當屬語錄體。但是，它與一般語錄體的格言集又有所不同，行文中顯然還加入了其他文體的因素，這就是駢文的因素。㊟（待續）

徐正綸簡介

一九二八年九月生，浙江溫州人。歷任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負責人，浙江文藝出版社副總編輯、編審。從事弘一法師——李叔同之研究多年，曾編注出版《李叔同詩全編》、《漫憶李叔同》等書，並在海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相關論文多篇。近年在臺灣東大圖書公司編著出版《弘一大師詩詞全解》一書，兼任杭州弘一大師紀念館特約研究員。